



今年7月6日，上海电影集团在上音歌剧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建党百年电影音乐会，电影界老中青三代电影人盛装出席，以刚从首都荣获“七一勋章”载誉归来的91岁高龄作曲家吕其明作曲的《红旗颂》奏响了《光影颂歌——电影人永远跟党走》音乐会的序幕。

我与祝希娟在汤沐海指挥的爱乐乐团伴奏下，朗诵了上影集团青年作者甘世佳的诗《国歌的诞生》。小甘的诗作饱含深情，表达了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凄风苦雨下的我国民众在苦难中探寻真理的茫然与艰辛，描写了诗人田汉、作曲家聂耳联袂创作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主题歌的过程，全诗虽只有六段，但是有历史，有故事，经路分明，画面感和韵律十足。

我非常喜爱这首首简意赅、激情澎湃的作品，尤其获悉拍档是祝希娟，更加高兴，因为我们既是83岁的同龄人，又是校友。我俩都是1938年生人，她生于年初，我出生于岁尾，她属小大姐；我们皆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我毕业于1959年，早她一年，我是师兄。这些年我们

梁祝·小花

梁波罗

多次在电影界举办的活动中相遇，皆是匆匆一见，擦肩而过，仅半月前的6月19日，我们还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同台讲述过，但在舞台上合作仅2017年在第16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颁奖晚会上，王馥丽、祝希娟和我，作为获奖嘉宾合作演绎电影歌曲串烧，故此对这次“梁祝”组合分外期待。

演出前一天的下午，她匆匆赶来后台与我对话，一进门连声说抱歉，路上有点堵。老同学见面自然十分高兴，她一上来就问“嘎嗒”两字的读音，我告诉她网上的念法，她说她也查过字典，因属生僻字，向我证实一下。我遂告诉她，为了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前奏的音乐衔接，我打算将诗结尾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”的铿锵语句作混响处理，以加强气势，想征询她的意见，她坚定地说：“独诵、合诵，包括最后的处理全听师哥的！”说着马上用笔记了下来，十分谦逊和敬业。

对词进行得很顺利，相互很快地找到共同的节奏和语速、气口和停顿。此刻联络员传达导演的通知：下午排练后请所有人勿离开现场，等待晚上集团领导审查。她一时不淡定了，因为她原以

为此次会有两天逗留，早就约好原青年话剧团的几位同事今晚小聚，饭店也订好了，这下怎么办？我建议她换一天，她说只有明天中午了，因为演罢翌日要飞北京录像，我遂附议道，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，还是中午外出，比较安全。于是她操起手机风风火火地托人通知聚会改期……我正感念于她的念旧情怀和服从大局的意识，她催促我继续对词。

在等待上台合乐之前，我们终于获得闲聊的机会。她说：“现在年纪大了，一般活动老伴和儿子不主张我参加，但‘上影’有事找我，我是一定要来的！”言辞中流露出她对上影和谢晋导演对她的知遇之恩的感激。“你不带个助理？儿子小侯这次不来陪你？”“他忙着哪，这次陪我是的老侯！”“那也好啊，有个人照顾。”“嘿，不晓得谁照顾谁呢！”她含嗔地微笑着拿起手机对话留守在宾馆的老侯，告知他晚上日程有变，关照他找谁解决晚餐……如此这般安排妥当，她才舒坦。

她夫妻俩数十年情深意笃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侯烽民是一位美术家，勤奋、踏实，平素尤喜摄影，也许受他熏陶，祝本人的素描功底也不容小觑。前些年在

青岛开会，巧与祝为邻座，茶歇时，她用会议提供的纸笔信手涂鸦，须臾，一幅闲花野草的铅笔画跃然纸上，我夸她说：“不错嘛，别撕！题名送给我！”她执拗不过，随手写上“野趣”两字递给了我，我至今还保存着。

早在中学时代，我们都就读于虹口四川北路学校，她在复兴中学，我在师大附中。当时，我们皆属文艺积极分子。当年不似现在，朗诵不那么流行，而是热衷于话剧，纷纷成立话剧社，什么戏都敢演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无所畏惧，有时两个学校还暗中较劲，“别苗头”“较台型”，复兴中学的曹雷、俞洛生后来都走上文艺道路……

转瞬六十多年过去了，此刻，我们都已白发苍苍，韶华不再了。好在叠加的是年龄，不变的是性情，彼此都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，也都庆幸身体还算硬朗，有幸能赶上共谱盛世华章！

行文至此，云遮雾障的题名其实已自行解锁：梁祝——梁波罗与祝希娟，小花——两人处女作“小老大”和“吴琼花”，剧中人名各择一字，首尾连缀而成。我不擅绘画，还是回敬以“题趣”吧。

在建党百年之际，上影人用丰富的红色资源串起最美的红色风景，赓续上海电影人的红色血脉，正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精品力作；我们虽已年暮耄耋，但仍愿为此略尽绵薄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这台晚会就是我们向党表明永远追随党的心迹，我们都以能参加这场演出感到无上荣光！

此生已看过N次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实况转播，每次都为开幕式的盛大壮观，为开幕式上引爆的青春热情，为那些依次入场、身着五颜六色各国特色服装的运动健儿，大声喝彩。我还曾担任过奥运开幕的访谈嘉宾，为奥运会开幕式多次撰文。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那倾国倾城的惊艳，五千年不朽文明的再现，那“有客自远方来”，大街小巷飘着的“北京欢迎你”的歌声，已经成了我和所有中国人永恒难忘的记忆，像一圈年轮，庄严地载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奥运的史册之中。

2021年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，注定也以它独特的面目载入奥运会的历史。在电视前看直播的我几次动容。在人类的特殊历史时刻，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吞噬了无数生命，在当日新增死亡病例7048例之时，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自然褪去了奥运开幕式历来的华丽和奔放。真的，对备受煎熬的人类，对于推迟的一年里，经历了那么多次举办还是不举办的精神折磨，面对可以容纳7万名观众，此刻却空旷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，我们还想要它怎样？

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却不乏悲壮色彩的奥运开幕式，以它难以排遣的发自人类灵魂的深刻忧伤，令我动容。在开幕式的视频中，我们看到绿色的萌芽不畏艰险展现出生命的力量和生机。看到一张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而成的巨网，那是疫情下人类纠结焦虑心情的表达，是身躯里交织的不安神经的写照。偌大的竞技场灯光熄灭，为新冠逝者默哀的片刻，我们似乎也一同陷入了漫长的黑暗，勾起绵绵无尽的思念。它告诉我们，奥林匹克的真正奥秘，就是生命，就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。把奥运会历史的沧桑化作满脸刀刻般纹的匈牙利体操选手阿格尼什·凯莱蒂，以她自语式的喃喃叙述，展开了近百年奥运会充满了青春活力奔跑和跳跃的矫健身姿。世界经历了多少苦难，奥运依然屹立。当我们抬头仰望，1864架无人机在夜空由东京奥委会徽标变换成三

维立体蓝色地球的那一刻，提示每一个坐在屏幕前的人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地球，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地球人。东京奥运开幕式因为它面临的特殊语境，有声光电各种现代手段的介入，但无处不在用朴素而深刻的语言向我们倾诉。那木头做的奥运五环，来自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运动员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种子。57年后，这些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为人们遮蔽风雨。

特别令人感动的是，竞技场中央草坪上我们熟悉的国际奥委会的口号有了新的改变：更快、更高、更强，更团结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超时的6分钟致辞，其实就是一个主题词“团结”：体育是团结的信号，也是坚韧的信号，让我们团结，只有团结，才能应对挑战。疫情流行的教训就是，需要更加团结。团结意味着尊重、平等、帮助、分享、关怀。因为团结，我们走到了一起。没有团结，就没有和平。只有团结，才能变得更强大。最后他充满诗意和激情地指出，团结，让我们即将走出黑暗隧道的尽头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。与此同时，东京奥委会的主题庄严而深情：UNITED BY EMOTION，情同与共！团结，这是奥运与体育，向一个碎片化、分裂化的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！

不必苛求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，这届奥运会，日本人民和东京奥组委做出了努力和贡献。也许正是出于在各种巨大压力下坚持体育精神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对奥运会的支持，中国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777人的代表团，使“番茄蘸白糖”的中国队成为了东京奥运会中提气的一抹亮色。当白雪皑皑覆盖大地的时候，壮丽的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。以人类共同价值的眼光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，我愿意为这次忧伤而悲壮的开幕式，点赞。看着戴着风情无限的口罩，从世界各个角落集合到开幕式上的年轻选手们，我愿意重复一遍巴赫致辞中的话，今天你们的奥林匹克梦想成真了！

忧伤而悲壮，令我动容的东京奥运开幕式

毛时安



唐代白居易有一首《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放怀追越游见寄》的诗，其中有句：“胡不花下伴春醉，满酌绿酒听黄鹂”。

印象特深的就三个字：胡不花。还曾经想是否真有一种花叫胡不花？

最近遇到两件事，真让我感叹中国文字的奇妙了！

一件是，一位四川绵竹词人写了一首歌颂家乡的母亲的词，里面竟然有“胡不花”的词句：《母亲河》

漂亮 水中国画 胡不花 墙上丹青 绵竹年画 古城非遗榫

剑南味醉佳 墨人骚客 众口齐夸 赏美酒 览奇葩重游 邀爹妈

这让我有点惊讶，相信世间果真有一种花叫胡不花了。

接着让我惊奇的另一件事是，最近在我居住地附近发现，居然有人开了一家叫“胡不花”的店，从门外朝里看，都是蓝布工艺品，从窗玻璃的图片上知道，还是非遗文创，开始我认为这是云南苗族族人在上海开的新店，后来才知道不是，是本地风光；由于装潢太好，我好几次怯步不敢进。只是在“胡不花”三个字上悬思很久。回家把白居易的那首诗翻出重读，以为可以不了了之了。

然而，好奇心让我对“胡不花”三个字又有所深想。正好有个朋友告诉我做一个跨界诗歌讨论会。我去那店里拍了几张照片，把白居易的诗发给几个网友，并嘱他们围绕“胡不花”写诗。并把四川绵竹词人的新闻也寄给他们看。没过几天，我就收到了十几首关于胡不花的诗。在此分享若干有趣的汉俳吧。

莫问胡不花？
花开花落常有花，
胡不花亦花。

胡不花

铁舞

此花非花胜飞花，
何不说飞花？

写这篇短文，并不是为了考证是不是有胡不花，而是惊讶于一种文字的美好，这种美好属于诗。本来源于白居易诗篇的这三个字，被人从诗句里截取出来，独立，生出新意，并被利用，利用为一首新词牌，利用为一个文创新词，甚至利用为一个店名。再进一步推想，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，拥有语言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实。但是，当我们挪用一个新的词语时，很可能生成了新的含义，这是不是可以算是我居住地实施创意城市的一个小小亮点呢？

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？需要美好的创意。我相信这样的创意在这个城市里一定还有不少。诗人们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诗意行走，自然会写出好诗篇的。

莫问胡不花？
蓝布斑斓生百花，
岂是花非花。
莫说花非花，

此花非花胜飞花，
何不说飞花？

写这篇短文，并不是为了考证是不是有胡不花，而是惊讶于一种文字的美好，这种美好属于诗。本来源于白居易诗篇的这三个字，被人从诗句里截取出来，独立，生出新意，并被利用，利用为一首新词牌，利用为一个文创新词，甚至利用为一个店名。再进一步推想，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，拥有语言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实。但是，当我们挪用一个新的词语时，很可能生成了新的含义，这是不是可以算是我居住地实施创意城市的一个小小亮点呢？

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？需要美好的创意。我相信这样的创意在这个城市里一定还有不少。诗人们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诗意行走，自然会写出好诗篇的。

若选时尚又养生食品，当数甘薯，地不分南北，人不管男女老少，皆爱食之。

番薯，又名甘薯，上海俗称“山芋”，有的地方还叫地瓜。以前农村家家户户有，初夏种，中秋收，可佐菜，可作水果零食，更能当粮充饥，生吃熟食皆宜。

山芋非本地土居，上海乡村引进种植山芋始于明万历年间。据传当年徐光启因其父去世，回徐家汇守制，看到家乡人民受饥荒，曾三次派人去福建运回薯种在沪试种。因山芋耐旱、耐瘠、产量高很快得到推广，尤其是东南沿海沙土高地种植较广。

清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记载：“山芋，近年客民于沿海沙地种之。”上海地区引种山芋后，不知使多少百姓度过饥荒，前人的恩德应该铭记。

江南好，好在风调雨顺，人勤地熟。山芋在本地区长得也好，亩产可达一两千公斤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为了创粮食高产，上海郊区曾种植十七万亩山芋，总产达3.2万多吨，且山芋藤是养猪的好饲料，猪多肥多，肥多粮多，良性循环，多多益善。生活好，山芋减退。八十年代后只有农民在自留地上零星种植，但山芋藤茎叶作为保健蔬菜，又在乡村掀起种植风，山芋也是常春藤。

火红火红的，把一个山芋扔在镬锅里焖烤，这稻草灰烤的山芋色泽金黄，又香又甜，但也烫手，不小心还会烫着嘴。吃山芋最趣的事是在放学后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割草，悄悄地到别人家坑地上挖山芋，用豆萁干草烧烤，野趣十足，其味怎么不芬芳！山芋也有吃得讨厌的时候，那是在每年的秋天到冬天，稻谷收割了，山芋挖起来了，天天早上吃山芋粥，吃了也易饿。现在早餐若能吃上新米新山芋煮的粥，不要太美味。

如今吃粗粮也是种流行，山芋是粗粮中的细品，许多糕团的馅、果冻、冰淇淋、奶茶等时尚食品以山芋为原料的不少，山芋具有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。李时珍将山芋列为“长寿食品”，《本草纲

山芋小辞典

稼穡

吃得讨厌的时候，那是在每年的秋天到冬天，稻谷收割了，山芋挖起来了，天天早上吃山芋粥，吃了也易饿。现在早餐若能吃上新米新山芋煮的粥，不要太美味。

如今吃粗粮也是种流行，山芋是粗粮中的细品，许多糕团的馅、果冻、冰淇淋、奶茶等时尚食品以山芋为原料的不少，山芋具有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。李时珍将山芋列为“长寿食品”，《本草纲



掌上花 (插画) 郑丽萍

用四十分钟读完了豪·路·博尔赫斯的诗集《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》。1923年的博尔赫斯，那么年轻，那么羞怯，但又是才华横溢的。

放下书暗自感叹，原来他写得最好的是诗。尤其喜欢这几句：“其实你就是没有赶上你的时代的人们的镜子和副本/别人将是(而且正是)你在人世的永生。”(《适用于任何人的墓志铭》)“我就是这一切和其他种种？/或者，这一切都是我们永远不能破解的/密码和难点？”“就像是映在镜子里的花园。/虚幻而又拥挤。”

“镜子”一词在他的文字里频繁出没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有意思。

她曾说，兄弟如蒜子，父母如蒜柱，柱老子散，各自繁衍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博尔赫斯的诗

老梅

十日谈

地底佳果

责编：杨晓晖